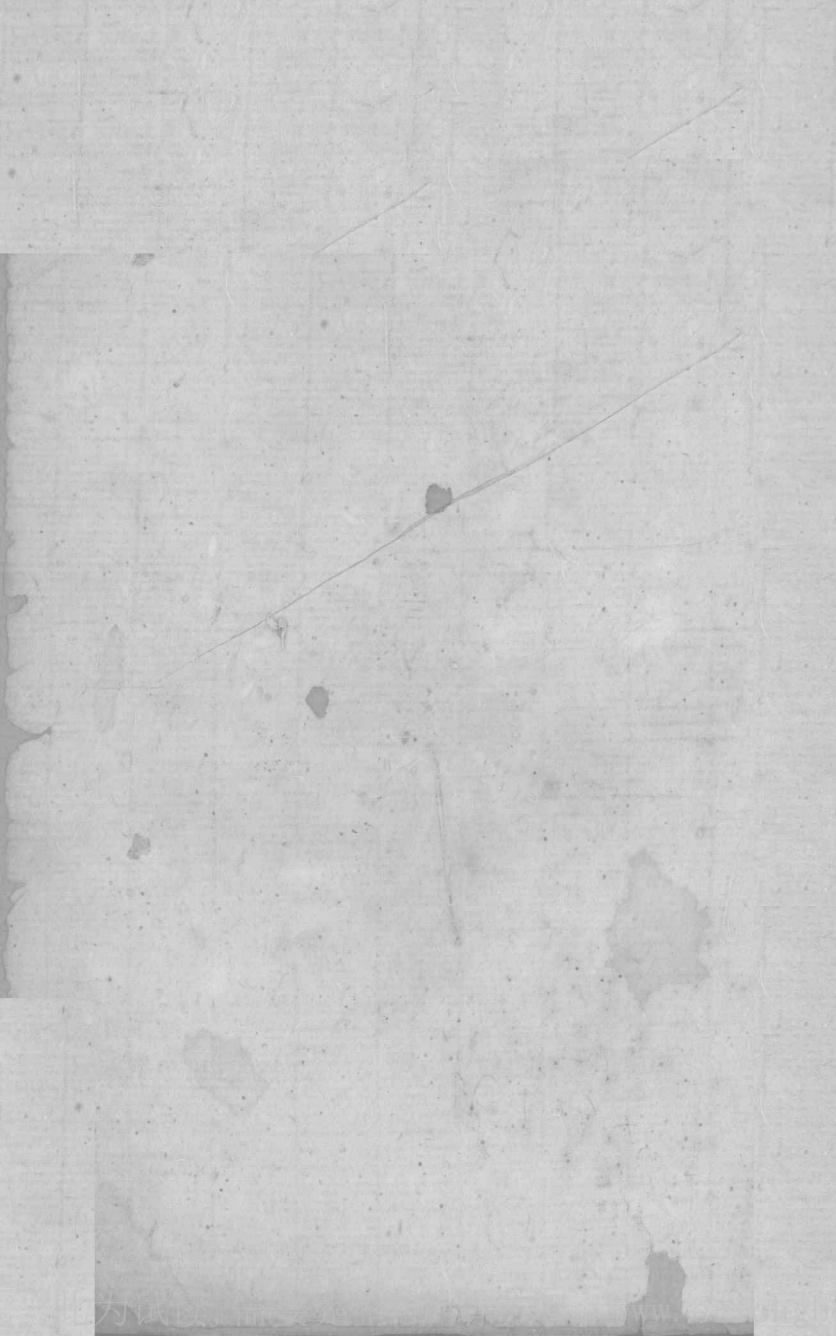


北京人
三幕劇



第一幕

人物表：

曾 皓——在北平落戶的舊世家的老太爺，年六十三。

曾文清——他的長子，三十六。

曾思懿——他的長媳，三十八九。

曾文彩——他的女兒，三十三歲。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個老留學生，三十七八。

曾 霆——他的孫子，文清與思懿的兒子，十七歲。

曾瑞貞——他的孫媳，霆兒的媳婦，十八歲。

馮 方——他的姪女，三十上下。

陳奶媽——哺養曾文清的奶媽，年六十上下。

小桂兒——她的孫兒，年十五。

張順——曾家的僕人。

十五。

袁任敢——研究「人類學」的學者，年三十八。

袁圓——他的獨女，十六歲。

「北京人」——在袁任敢學術考察隊裏一個修理卡車的巨人。

幕本商人 甲 乙 丙 丁。

幕本商人 甲 乙 丙 丁。

地點——袁任敢家，北京。——第一幕至第三幕。

第一幕——中秋節。

三十三。

第二幕——在北平曾家小花廳裏。

第三幕——當夜十一點的光景，曾宅小花廳裏。

第三幕——離第一幕約有一月，某一天，深夜三點鐘，曾宅小花廳裏。

人辭表：

中秋節，將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舊宅的小花廳裏，一切都還是靜幽幽的，屋內悄無一人，只聽見靠右牆長條案上一架方楞楞的古老蘇鐘遲緩低鬱地邁着他「滴滴搭搭」的衰弱的步子，屋外，主人蓄養的白鴿成羣地在雲霄裏盤旋，時而隨着秋風吹下一片冷冷的鴿哨響，異常嘹亮悅耳，這銀笛一般的天上音樂使久竊在暗屋裏的病人也不禁抬起頭來望望：從後面大花廳一排明淨的敞窗望過去，正有三兩朵白雲悠然浮過蔚藍的天空。

這間小花廳是上房大客廳和前後院朝東的廂房交聚的所在，屋內一共有四個出入的門路。屋右一門通大奶奶的臥室，門前懸掛一張精細無比的翠綠紗簾，屋左一門通大姑奶奶——曾文彩，嫁與留過洋江泰先生的——的睡房，門前沒有掛着什麼，門框較小，也比較骯髒，似乎裏面的屋子也不甚講究，小花廳的後牆幾乎完全爲一排狹長的紙糊的稿扇和櫥櫃似的小書齋佔滿。這排紙糊的稿扇，就是上房的側門，佔有小花廳後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門檻離地約有一人，踏上一步石台階，便邁入門

內的大客廳裏。天色好，這幾扇狹長的紙糊槅扇也完全推開，可以望見上房的氣象。果然軒豁寬暢，正是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大家門第。裏面大客廳的門窗都開在右面，向前院的門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綠蔭蔭的棗樹籬籬和白楊。此時耀目的陽光通過客廳裏（即大客廳）一列明亮的窗子，灑滿了一地，又反射上去，屋內塵影浮沉，如在水中，連暗淡失色的樑柱上的金粉以及天花板上脫落的藻飾也在這陽光的返照裏熠熠發着光彩。相形之下，接近靛紫眼目的小花廳確有些昏暗。每到「秋老虎」的天氣，屋主人便將這大半壁通大客廳的門扇整個掩閉，只容左後壁小書齋內一扇圓月形的紗窗漏進一些光亮，這半暗的小花廳便顯得陰涼可喜。屋裏老主人平日不十分喜歡離開後院的寢室的，但有時也不免到此地來養息。這小書齋居然也有個名兒。門額上主人用篆書題了「養心齋」三個大字的橫匾。其實牠只是小花廳的壁櫥，佔了小花廳後壁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至多可以算作小花廳的耳室。書齋裏正面一窗，可以望見後院老槐樹的樹枝，左面一門（幾乎是看不見的）正通後面的庭院和會

老太爺的寢室。這耳室裏沿牆是一列書箱，裏面裝滿了線裝書籍，窗前有主人心愛的楠木書案，紫檀八仙凳子，案放着筆墨畫硯，磁器古董，都是極其古雅而精緻的。這一代的主人們有時在這裏作畫吟詩，有時在這裏讀經清談，有時在這裏卜課，無味了就打瞌睡。

講起來這小花廳原是昔日一個談機密話的地方。當着曾家家運旺盛的時代，賓客盈門，敬德公，這位起家立業的祖先，創下了一條規矩：體己的親友們都照例請到此地來坐候，待到他朝中歸來，或者請入養心齋來密談，或者由養心齋繞到後院的簽押房裏來長敘，以別於在大客廳候事的後生們。那時這已經鬢髮斑白的老翁還年青，正是翩翩貴胄，意氣軒昂，每日逐花間柳，養雀聽歌，過着公子哥兒的太平年月。

如今過了幾十年了，這間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孫們聚談的所在。因爲一則家世的光輝和祖宗的遺愛都彷彿集中在這塊地方，不肖的子孫縱不能再像往日敬德公那樣

光大門弟，而緬懷已逝的繁華，對於這間笑談坐息過王公大人的地方，也不免徘徊低首，不忍遽去。再則統管家務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孫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邊隔壁，吩咐和商量一切自然逃不開這個地方。加以這間房屋四通八達，蓋得十分講究。我們現在還看得出棟樑上往日金碧輝煌的痕迹。所以至今雖然家道衰微，以至於連大客廳和西廂房都不得已讓租與一個研究人學類的學者，但這一面的房屋再不肯輕輕讓外人居用。這是曾家最後的一座堡壘。縱然花園的草木早已荒蕪，屋內的柱樑亦有些退色，牆壁的灰砌也大半剝蝕，但即便處處都像這樣顯出奄奄一息的样子，而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勉強掙扎，抵禦的。

其實驀一看這間屋子決不露一點寒愴模樣。我們說過那沉重的蘇鐘就裝璜得十分堂皇，鐘後那扇八角形的玻璃窗也打磨得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屋與屋之間也有玻璃窗）裏面深掩著杏色的幔子，——大奶奶的脾氣素來不肯讓人，看見她在房裏做些什麼——彷彿鎖藏着無限的隱祕。鐘前橫放一架金錦包裹的玉如意，祖宗傳下

來爲子孫下定的東西。兩傍擺列着盆景蘭草和一對二十年前做爲大奶奶陪嫁的寶石紅的古瓶。條案前立一張紅木方桌，有些舊損，上面鋪着紫線毯，開飯時便抬出來當飯桌。現在放着一大盤冰糖壺盧，有山楂紅的，紫葡萄的，生荸薺的，胡桃仁的，山藥豆的，黑棗的，梨片的，大紅橘子瓣的，那鮮豔的顏色使人看着幾乎忍不住流下涎水。靠方桌有兩三把椅子和一隻矮凳，擦得都很潔淨。左牆邊上倚一張半月式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門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幾隻絲絹包好的鼻烟瓶，兩三本古書。當中一隻透明的玻璃缸，有金魚在水藻裏悠然遊漾。桌前有兩三把小沙發，和一個矮几，大約是留學生江泰出的主意，擺的較爲別緻。這面牆上懸掛一張董其昌的行書條幅裝裱頗古。近養心齋的牆角處到懸一張素錦套着的七絃琴，橙黃的絲絛垂垂的垂下來。後面在養心齋與通大客廳的隔扇之間空着一塊白牆，一幅淡遠秀勁的墨竹掛在那兒這看來似乎裝裱得不久。在這幅竹子的右邊立一個五尺高的烏木雕龍燈座，龍嘴啣一個四方的紗燈，燈紗是深藍色的，畫着彩色的花鳥。左邊放

一個白底藍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裏面斜插了十幾軸畫。缸邊放兩張方凳，凳上正擱着一隻皮箱虛掩着箱蓋。

屋內靜悄悄的，天空有斷斷續續的鴿哨響。外面長胡同裏彷彿有一個人很吃力地緩緩推着北平獨有的單輪水車，在磷磷不平的石鋪的狹道上一直是單調地「孜孜扭扭，孜孜扭扭」地呻嘶着。這鬱塞的輪軸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中間偶爾夾雜了挑擔子的剃頭師傅打着「喚頭」（一種熟鐵做成巨鑷似的東西，以一巨釘自鑷隙中打出，便發出方尤八，右尤儿的金屬音）如同巨蜂鳴唱一般囁囁的聲響。間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爛舊的喇叭「唔吼哈哈」地吼叫衝破了單調的沉悶。

屋內悄然無人，淡琥珀色的宮瓷盆內著養着紫素蘭，靜靜散發着幽香，微風吹來，窗外也送進來桂花甜沁沁的氣息。

半嚮。

遠遠自大客廳通前院的門走進來會大奶奶和張順，他們匆匆穿過大花廳，踱入

眼前這間屋子。張順，一個三十上下的北平僕人，恭謹而又有些焦灼地隨在後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個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薰陶出來的女人。自命知書達禮，精明幹練，整天滿臉堆着笑容，心裏却藏着刀，虛偽，自私，多話，從來不知自省。平素以爲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週圍的人都是謀害她的狼鼠。嘴頭上總嚷着「謙忍爲懷」，而心中無時不在打算佔人的便宜，處處思量着「不能裁了跟頭」。一向是猜忌多疑的，還偏偏誤認是自己感覺的敏銳：任何一段談話她都像聽得出是惡意的攻訐，背後一定含有陰謀，計算，成天戰戰兢兢，好在自己造想的權詐詭祕的空氣中鉤心鬥角。言辭間儘性嬌柔造作，顯露她那種謙和，孝順，仁愛……種種一個賢良婦人應有的美德，藉此想在會家親友中博得一個賢慧的名聲，但這些親友們沒有一個不暗暗憎厭她，狡詐的狐狸時常要露出令人齒冷的尾巴的，她絕不仁孝（她恨極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爺），還誇口是稀見的兒婦，貪財若命，却好說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簡直成了癖性，而偏愛讚美自己的口德，幾乎是虐待眼前

的子媳，但總在人前嘆惜自己待人過於厚道。有人說她陰狠，又有人說她不然，罵她陰狠的，是恨她笑裏藏刀，胸懷不知多麼褊狹詭祕，看她不露的，是誇她胆小如鼠，怕賊，怕窮，怕死，怕一切凶惡人和小小的災難，因為瞥見牆邊一顆弱草，她不知哪裏來的怨毒，定要狠狠蹂躪了根苗，而過着了那能螫人的蜂蛇，就立刻暗避道傍，稱讚自己的涵養。總之，她自認是聰明人，能幹人，利害人，有抱負的人；祇可惜錯嫁在一個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為什麼偏偏生成是一個婦道。她身材不高，兔眼睛微微有點斜。寬前額，高鼻梁，厚厚的嘴唇，牙齒向前暴突，兩條烏黑的細眉像刀斬一般地塗得又齊又狠，說話時，極好暗窺看對方的神色，舉止言談都非常機警。她不到四十歲的模樣，身體已經發胖，臉上彷彿有些浮腫。她穿一件淺黃色的碎花旗袍，金繡緞鞋，腋下繫着一串亮閃閃的鑰匙，手裏拿着賬單，眉宇間是惱怒的。

張順：（陪着笑臉）你歇怎麼辦好，大奶奶？

曾思懿：（嘴唇一呷）你叫他們在門房裏等着去吧。

張：（張順的簡稱）可是他們說還眼現在要付——

思：（曾思懿簡稱——斜着眼睛）現在沒有。

張：他們說，（頗難爲情地）他們說——

思：（眉頭一縐）說什麼？

張：他們說漆棺材的時候，老太爺挑那個，選這個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現在福建漆也漆上了，壽材也進來了，（陪笑）跟大奶奶要錢，錢就——

思：（狡黠地笑出聲來）你叫他們跟老太爺要去呀，你告訴他們，棺材並不是大奶奶要的。他們要等不及，請他們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擺在家裏，我還嫌晦氣呢。

張：（老老實實）我看借給他們點吧，六八月節的那棺材漆都漆了，大奶奶

思：（翻了臉）油漆店給了你多少好處，你這麼幫着這些要賤的混賬東西說話。

張：（笑臉，解釋）不是，大奶奶，你瞅啊——

【陳奶媽，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婦人，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顛顛巍巍地走進來，她是曾家多年的用人，大奶奶的丈夫就吃她的乳水哺養大的。四十年前她就進了曾家的門，在曾家全盛的時代，她是死去老太太得力的女僕。她來自田間，心直口快，待曾家的子女有如自己的骨血。最近因自己的兒子屢次接她回鄉，她才回家小住，但不久她又念記她主人們子女，時常帶些土禮回來探望。這一次又帶着自己的孫兒剛剛由鄉下來拜節，雖然步伐已經欠穩，頭髮已經斑白，但面色却白裏透紅，說話聲音也十分響亮，都顯出她仍然是很健壯。耳微聾，臉上常浮泛着歡愉的笑容。她的家裏如今倒是十分地好過。她心地慈祥，口裏嘮叨，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話就說，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外面套了青織